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五

雜議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為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羡之議曰自然之愛虎

狠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
通物理母之即刑由子伏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
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宜愚謂可特屏之遐裔詔
從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
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從趙二千里司徒左
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
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
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非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

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俱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固當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

許趙雖内愧終身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絶事理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刼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强刼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壠非常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刼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

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内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孔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

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死則理無可宥罪疑惟輕經文之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刧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

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刼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刼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刼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

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爲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兇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

死後剜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
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
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
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
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
露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
通小情當大理爲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
也〇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

召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爲婢迴轉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爲奴婢者死迴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買人

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眞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内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眞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跡永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

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爲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賊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强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强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

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僭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疎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爲首明買賣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羌皮爲首迴爲從可也且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鬻爲難恕張迴之僭宜鞭一百賣子葬親誠孝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

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特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上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代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者良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爲暴諸在議請之外可依常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

老吏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駁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李憐既懷酖毒之心母在猶閫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

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限
防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崔
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人聽出身
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
同反者王者理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
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
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姫下降貴殊常妻然
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

及死律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已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況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因失輝之愆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及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冀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辜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官尚書悉奪祿一秩○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下篇諸疑獄法官執見不

同者得爲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而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官詳議司議郎

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爲太甚必其反兹春令鍾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人逮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誰宜詔從之永徽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益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置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

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
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
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齡之事有輕
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罰狼
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
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
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
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

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痛哭焉夫立法者貴乎下

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准加減比附原情復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茍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

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尉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而謂説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則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

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佃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八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六

肉刑議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人弗犯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一而姦不止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髡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

百具刑制上篇○班固曰善乎孫卿之論曰時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治古爲上古至治之時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扶味反純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以爲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人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以懲其末也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

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遠推治古之聖君但以象刑而天下自理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代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

天道而作刑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序施用刑法皆明白也又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制是猶以鞿而御駻突也以鞿羈繩縛馬曰鞿駻突惡馬也馬絡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罔謂羅網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

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逸同吏為姦贓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人愈嫚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然則惟思所以清源正本之意删定律令簒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欲腐邪

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詆毀誣也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罪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罪於是名儒大才崔實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肉刑及曹公下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俗龎善否區别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

自取之末代淩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
所謂以時消息者也紂剒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
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
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必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
爲世大患不能止人不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
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

如子正一羅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王循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

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亡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贓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邪猶稱以滿堂聚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為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

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死而安於爲暴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

以斷截爲虐豈不輕於死亡邪云妖逆是剪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刖劓何以改之何爲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宫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

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絶其蹯
蓋毀支而全生也夫一人哀泣一堂為之不樂此扶元反
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間哉赭衣滿道有
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填谷滿
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
夏侯荅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
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
截則不得反善矣李又曰易曰屨校滅趾無咎仲尼解

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爲小人懲明矣夏侯荅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施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罰已重不厭衆心也李又曰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

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刖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輸固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其以髡輸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論恐未足為雅論也（凡往復十六文多不載）

丁謐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弗用靈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爲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

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
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
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
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頑無頼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
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於姦盜又不制之
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横肆爲法若此道
不盡善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
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

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

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瘡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

而殘體爲戮終身作戒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時務之甚也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黙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曁至後代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而今恒以罪積獄繁

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不見省○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衛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加增大辟今人戶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

易者乎時蕭曹已没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逺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張輕刑之名内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不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

可懲而況於刑然𣆀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恩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誡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令中興崇祚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寛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玩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

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是誠帝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而寛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宫刑陷罪更衆是為輕其刑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

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困此何
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轉廣而為非者日多
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
源不如殺以制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
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
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
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
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

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謹圖象既陳則機心遂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殺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

大辟於肢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王朗夏侯玄論多與琳合故遂不行

詳讞 周 漢 魏 晉

周易噬嗑卦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賁卦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周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皆請決焉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

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皆慚而返兩棄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理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造音糙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也劑今券書也獄者各取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理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三十斤爲鈞以三刺斷庶人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人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

寛之上服剕墨也下服割刖也又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顧視不直則眊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念也淺深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吏司寇吏也正如周禮鄉師之屬漢有廷平秦置丞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之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宥寬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穆王作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之辭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弗簡正於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以贖五罰弗服正於五過不服不應罰正於五過從赦免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所在五過罪與犯決者同其審察之能使之不行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寛寛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殺焉○漢高

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當爲處斷讞亦議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景帝中五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則讞之厭服也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

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理獄官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宣帝置廷平員四人使平刑獄○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久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迺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班下天下以爲體式○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

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鞫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晉陸雲為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爲神明

決斷　漢　後漢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因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

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敝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又漢時臨淮有一人

持足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陰雨霽當
别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
人莫肯首服宣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
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撡之而
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
本主○後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
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
給並妻子輙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

史議皆曰孫並兒遭饑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曰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詭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並妻子衆議爲允謝夷吾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勑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長吏以刼人而得

言和曰觀刺史決當云何須吏吏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考訊附大唐

大唐律諸審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鞫者相移他司者連寫本案俱移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即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須滿三者囚因訊

致死者皆須申牒當處長官與糺彈官對驗○諸拷囚不得過三度類總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取放之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痛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拷決之失立案不立案等○諸拷囚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殺盜家人親屬告不反拷被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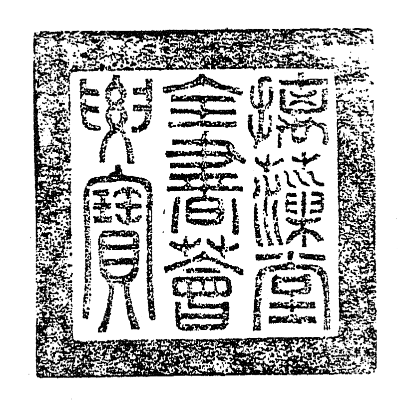
火損敗亦同拷滿不首取保並故違者以故失論○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即從輕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反移鄉者赦書定罪名合從輕者不得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以故失論○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蔭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駕幸之處亦准此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縱臨時有勅不許覆奏亦准此覆奏若犯惡逆以上

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囚日尚食進蔬食内教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犯惡逆以上不在乘車之限決經宿所司即爲埋瘞若有親故亦任其瘞之即囚身在外者奏報之日不得驛馳行下○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

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不拘此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枉灼然者停決聞奏○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棺在京者將作造供在外者用官物給若犯惡逆以上不給官地去京七里外量給一頃以下擬埋諸司死囚隸大理檢校置塼銘於壙內立牓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家人令取即流移人在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濶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

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濶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鎌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考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廷決者皆背受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脩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八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刑七

守正 周 秦 漢 後漢 隋 大唐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陣次也魏絳戮其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僕御曰日君

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死）不敢致訓至於用越（用越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明絳故爲

特設禮會

○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畧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疎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内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漢文帝甞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

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爲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不忍言毀徹故云

取土耳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為理官時無寃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為心至平為治不以喜賞不

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刋之為後王法以孝文之寛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主或因之滛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據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俾天下懷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畧舉一二寧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漢光武為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犯

法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為治天下乎臣請得自

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强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爲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别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

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令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爲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頀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寃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寛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朝於

五品行中叅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顔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初太宗

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為陷之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户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冑曰陛下既付

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

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

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决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

盛開選舉或有偽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冑斷流上曰朕下勑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冑曰陛下既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冑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

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詈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

吳法良亦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
斥乘輿羣斷處斬令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
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
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
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爲
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
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之曰爾無恨色而我
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

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柏大理奏遂欲破其産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

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
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
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
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恒則萬姓何
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
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
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
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

善才正我豈不能爲我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爲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顔餘慶與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同反餘慶博州人沖先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斂索託餘慶爲徵所得徵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狀於沖直敘寒溫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

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
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爲沖徵
債叶契凶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
勅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可以
謝愆汙其宮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虺沖交
涉爲沖理債違勅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爲驗既屬永昌
恩赦在餘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虺貞
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

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爲首魁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請既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爲支黨必餘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

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决不當爾餘慶請當依律斷爲支黨處流有功王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爲唤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沖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勅徵債與虺沖買弓箭何爲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勅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

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
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
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
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
衛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
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
義推事使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請被法絞刑者奉勅
依項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虚朕以其

年逼桑榆情敦簪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乎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因殺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骼俾流德於幽魂特免斵棺之刑寬其籍没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勑免斵棺矜其籍没其男踐言等緣坐既在勑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絞刑但爲勑稱屈法申

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寛其籍没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恩是非常父免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寛籍没之典理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緣坐家口雖配没罪人先死者亦免斲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即不合緣坐盡錄奏者奉勅踐言等緣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逆

人丘神勣弟神鼎并男晙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神鼎身居文職黒襖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却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鼎處斬家口籍没者有功批云丘神鼎丘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没官憑狀以推事跡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踰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皂襖假令是實終在赦前況乃涉虚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勅不合推科使人爲鼎著皂衣將爲叛

逆曹司以燒却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
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着豈限玄黄燒書雖匪赦
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抛着厠中
又云鼎自裂破書既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
事爲是簿帳爲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
乃籍没其家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神鼎
反逆夙藴苞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廼貞豫州作逆之
歲於時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爲與

廸貞相應迂水道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淹留遂經一歲當聞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泉館遂共男晙俱作黒褐襖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将襖子布施天宫寺明知原來所造縁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却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况又聖澤哀矜重令來中丞推覆追奴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愆辜當萬死徐丞内縱姦匿外詐平反奉勑令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又曹依

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鄭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司刑此申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遣議何事仰尋所推之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訖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分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朦朧奏後方便𠠎普𧁀反畧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

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鼎謀反與虺族同謀苞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奉勅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緣坐爲允又得夏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思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萬戶管十一府多尚宿胥好設齋解大雲經上道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恒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齋識請從極法奉勅依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没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三千里者裴

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却議者
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當妖例反
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
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譬乘馬不
俟銜勒過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
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章秀稱共竊
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
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

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
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
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人
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留守司府
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勅思
順志懷姦慝妄説圖讖唯其犯狀合寘嚴刑爲其已死
特免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沒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
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僞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

坐奉勑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斬者正爲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爲因他犯非已所犯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却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勑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絶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勑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功

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
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
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戶人緣
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
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
論頗亦苛酷槍攙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
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
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流三

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鄙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勑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勑依會赦免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爲芳州司倉薛璟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没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

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
伏誅一無牽引薛璟陷辟方始言璟元共徵同情懷節
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
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比州刺史奉勑討羌白日入州
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
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為此
放散致將為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
却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

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
盧僎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款唐子產與推之手狀
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款與推
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䂓謀反是實其
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爲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妾成蹊
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爲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
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
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推之爲首處斬

子産爲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産手狀即告今子産引虚自是子産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决正斷奏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産處得奉勑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書臨决恩旨遣停聖上爲子産引虚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虚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産纔霑薄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

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勑依奏遷有功爲侍御史長壽二年有勑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内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爲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首依法科罪深以爲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寛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啟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

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且鬬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令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即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雪雖密雲有靄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竊爲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爲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駮正之司知無不爲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羣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

刑獄不煩人無怨讟太后曰前代帝王可即能達道理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羣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搆共行深刻新開總監

之内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祕獄互爲峻網塞户墐牕粗杖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便决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徵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衆謟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讐矣徐公事跡並潘好禮纂錄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以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論

曰詳觀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畧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于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從已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龍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久為法官歷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後贈大理卿前後雪寃獄甚多被酷吏薛季㫒等奏有功黨援兇逆太后赫怒付法司結刑三經斷死則張于

之輩豈足比其難乎 ○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令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

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犯流當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兾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仙縁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參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

則舊勲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
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覓爲贓數
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
科當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
曲矜儇命射兔䰊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逆議豈
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景儇曽祖寂定爲元勲恩倍
恒數若寂勲都棄儇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
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德遂決一百流配

赦宥

周 漢 後漢 北齊 大唐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刖之刑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不識謂愚人無識過失謂若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遺亡若仇讐當報不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精察能得其理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劓辟疑赦其罪惟倍倍百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禮曰疑獄汎問與

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愼無赦而已章帝

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及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大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唐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侍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

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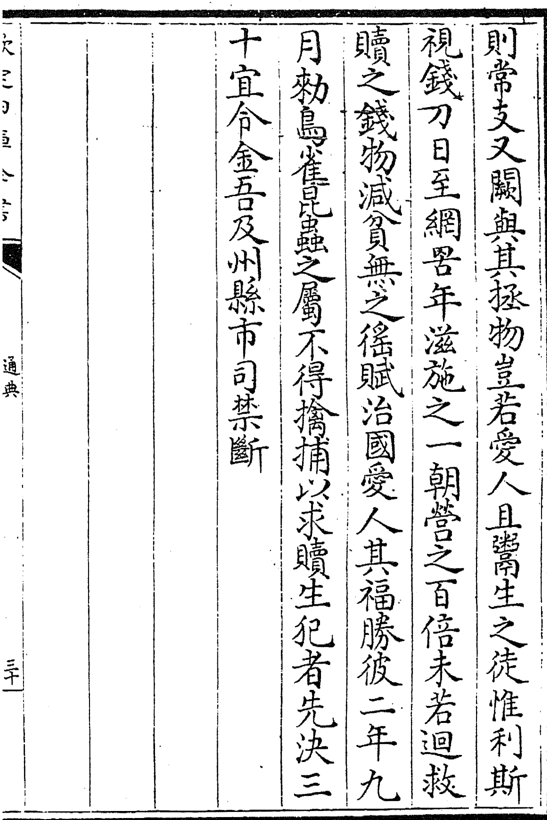
不能改過當須慎赦天寶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禁屠殺贖生附 大唐

大唐武太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
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
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
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
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
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爲事家業倘失性命不
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
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

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宥用極生人故附於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


則常支又闕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傜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勑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